



论文化起于何时*

韩东屏

摘要:以往学界只有关于文化起源的论述而缺乏关于文化起点即文化起于何时的研究。既有的十类文化定义中,蕴含了三种潜在的文化起点观,即文化与人同时诞生,文化与生物同时诞生和文化在人之后诞生。前两种观点明显不对,后一种观点基本可以得到肯定,只是也没给出文化起于何时的具体时间。由于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因而人类第一个创造物出现的时间就是文化的起点。人类创造物的种类甚多,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不过最终可将所有的文化之物归为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三大类。通过分别考察可知,最早出现的器物文化之物是300万年前直立人用工具制作的木棍、石斧,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是30万年前早期智人发明的声音语言,最早出现的组织文化之物是10万—7万年前晚期智人用制度创建的氏族社会。由此可知,器物文化在300万年前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

关键词:文化起源;文化起点;器物文化;符号文化;组织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041-09

文化起于何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属于从文化的起点把握文化。这一把握,既是计算出人类文化已经出现多长时间的必要条件,也是论述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变迁过程之开端的需要。学界有一些关于文化起源的论述,然而却鲜有关于文化起点的研究及论述。并且,多数谈论了文化起源的著述,也未涉及文化的起点^①。这就说明,对文化起点的探讨缺乏相应的研究基础,在此只能独立思考。

一、潜在的文化起点观

尽管整个学界都难觅明确回答文化起点的著述,但通过逻辑推论,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答案。这个推论方法,就是以已有的揭示文化本

质的文化定义为前提,推出其内含的文化起点观。这里的理论逻辑是,既然一个存在者的本质是在其诞生时就具备的,这就说明任何一个存在者的本质和其起点之间,存在互释性,文化亦是如此。于是,从那些揭示文化本质的不同的文化定义出发,就必然能推出各种不同的文化起点观。并且,这些文化起点观是不是具有合理性或能否经得起推敲,也能反过来证明,作为它们各自的前提的那些互不相同的文化本质观是否具有合理性。经过笔者概括,既有的文化定义共计十类^②。据此可以推论出文化起点问题的三种答案。

第一种答案与其中的六类文化定义相关,它们分别将文化归为人的欲望、能力、关系、生活方式、活动、活动方式,由于这些均是属人的

收稿日期:2023-10-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工具论”(20FZXB03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与治理研究”(20YJAZH07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神经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问题研究”(20G037)。

作者简介:韩东屏,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东西,有人就必然会有,无关人本身的有意与否,所以认同这六种文化定义的人会认同只要有人,就有文化,文化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观点。也就是说,人类的起点就是文化的起点。

第二种答案与其中的三类文化定义相关,它们分别将文化归为影响人活动方式的规则或价值观念、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人工产物、社会发展水平。持有这三类文化观的人会认为,文化的诞生要晚于人的诞生。这是因为,“人工产物”自然只能由人来生产;社会的发展自然只能由人来推动;影响人活动方式的规则和价值观念之类的因素,也自然只能是人的产物。

第三种答案源自其中的第十类文化定义,它将文化归为所有生物物种都有的东西,即所谓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根据这种文化定义,文化的起点要早于人类的起点,地球上第一个生物出现的时间,应该就是文化的起点。

面对以上三种会被推论出的答案,亦即潜在的文化起点观,我们需要做一定的评判和取舍。以上三种答案虽然都从人与文化的关系上给出了文化起点的答案,但是都没有说明出现于这个起点的文化之物是什么。

首先可以判定,第一种答案中人的欲望、能力是生来就有的东西,人的关系、生活方式、活动及活动方式也是生下来就必然会有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就是文化,那就要面临这样的诘难,即同样生来就有欲望、能力,生来就必然会有相互关系、生活方式、活动及活动方式的动物也将会有文化。如果不承认动物有这些东西就是有文化,为什么人只要有这些东西中的一种,就属于有文化?两者之间有何不同?由于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回应,从这类文化定义推导出的文化与人同时诞生的结论也只能是错误的。

其次可以判定,按照第三种答案的逻辑,如果文化起源于大自然中的第一个生物的出现,那就意味着,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与人无关,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纯自然性的东西,于是所有的人为之物反而都不能被说成是文化之物。这一结论表明,被该文化起点观当作前提的文化定义有明显缺陷。事实正是这样,生物中最高级的动物黑猩猩只有自然群,没有自己有意组建的

真正意义的组织,而且黑猩猩族群被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绝对支配,没有自己有意为之自主建构的规则。因此,除了人以外的任何一个生物物种,都不可能具有文化,也没有文化的起源和起点可言。

最后可以判定,文化起于人之后的第二种答案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将文化区别于自然,将文化之物区别于自然之物,文化这个概念才有存在的必要,文化才值得被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可以分别推出这种答案之前提的那三类文化定义,都可以由此得到肯定。文化作为非自然的东西,显然不止一种,因而不论是将文化限定在用来规范人们活动方式的规则或价值观念的定义,还是将文化限定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水平的定义,都遗漏了绝大部分的非自然之物,太过偏颇,只有那个将文化归为人工产物,从而再不会遗漏任何非自然之物的文化定义,才是思路正确的文化定义。

在三种关于文化起点的答案中,只有第二种答案中,以用人工产物界说文化的定义为前提推出的文化出现于人类之后的文化起点观才是可取的。只不过这个文化定义的表述还不够精准,需要改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在定义文化时,用“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取代“人工产物”非常必要,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动物的“产物”不能算作文化。例如,蚂蚁的地宫、蜜蜂的蜂巢、鸟的窝和黑猩猩制作的无分枝小树棍等。而用了“创造”或“创造力”的表述,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前面三种动物的产物,全都源自其先天遗传的本能,代代如斯,没有变化,根本不是通过后天想象创造出来的;黑猩猩制作的小树棍,只是对自然界原本就存在并被它曾经用过的无分枝小树棍的简单模仿,并非创造。

既然唯一正确且精准的文化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那么,从它出发就可知,文化起源于人的创造,人类第一个创造物的出现,就是文化的开端或起点。这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确定人类第一个创造物出现的时间,也就确定了文化起点的具体时间点。

人类从始至今累积下来的创造物无比繁

多,其中每一种创造物出现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所有的人类创造物都可以归为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三大类别。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分别考证这三类文化的第一个人类创造物来分别确定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的起点,再通过比较它们时间的早晚,给出关于人类文化起点的统一答案。

二、器物文化的起点

器物文化的起点,应该就是第一个器物文化之物诞生之时。

在所有种类的器物文化中,人类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最早的自制器物出现在大约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③,是打制过的石块和修整过的木棍。其他种类的器物,再也找不出比这还早的,它们都是在后来的时代陆续出现的。

不过,这些石块和木棍类的人工制品是否就属于最早的器物文化之物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回答是属于,那它们和黑猩猩制作的小树棍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是创造。如果这些人工制品具有创造性,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那它们就是最早的器物文化之物。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会说是“发明”。证据就是,西方三大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两种,即文化进化说和文化功能说,都是将文化的出现和变迁归因于发明。当代加拿大学者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曾发文将“发明”明确认定为产生文化的原因。西方学者眼中的“发明”和“创造”是一回事。特里格在其文章中写道:

从词义上来说,发明或创造意味着任何新意识的诞生,也即认识到了先前对发明者来说一无所知的东西。发明是一种“突变”,它通常是由一种意识通过实践而改变,或是结合了几种旧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意识。这一概念完全排除人们从外获得的新意识。大部分发明,就像大部分生物突变一样是微不足道的,或因其个性太强,或因它们仿效了一些已为人知的东西。

为此,发明一词最常见的是指社会中

的重大创造,不管是一台新的机器和技术革新,还是宪法的修改——如代议制政府的发展,还是一种科学或哲学上的发现。发明可以是有计划研究的结果,也可以是偶然的发现。许多重大的演变,特别在社会领域,一般不是由单一发明的结果而引起的,而是由许多小发明积累的产物。这些发明往往是由不同人同时完成的。^[1]

英语的“发明”即invent,在词义上也确实可单指“创造”。但是,在中文中,“发明”和“创造”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根据《辞海》“发明”词条的解释,此词除了有“创造新的事物”的含义之外,还有“使开朗”和“发现阐明”的含义。前者如宋玉《风赋》中的“发明耳目,宁体便人”,就是指开耳目之明,有利于人的健康和行事。后者如曾巩《原本类稿·辞中书舍人状》中的“师生相传为载籍,首吟诵寻绎,以求其归,一有发明,皆为世教”就是指对典籍中的含义的发现和阐明^④。显然,无论是开耳目之明还是发现阐明典籍的含义,都不属于无中生有的创造。这就说明,虽然中文也可以用“发明”来说文化的诞生,但不够清晰而易生歧解。而用词义单纯的“创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題。因为权威词典对“创造”的解释也就是一句话:“首先想出或做出前所未有的事物。”

确定应该用“创造”的概念来说明文化的起点和确认文化之物后,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可以这样说:300万年前的人工制品中的石斧可以算作文化之物;而木棍之类的木器,如果是如黑猩猩那样直接用手制作出来的,就不能算作文化之物;如果是用石斧或石刀制作出来的,就可以算作文化之物。这就是说,其中那些用工具制造出来的工具属于文化之物,而没用工具制造出来的工具则不属于文化之物。如此区分和认定的依据是,虽然不管用什么方式制作出来的石斧、木棍本身,看起来都是对天然石斧和木棍的模仿,没有想象,算不上创造。但是用天然石器打造石斧、石刀,或再用石斧、石刀打制其他石器和木棍、木矛之类工具的制作方法,则不是可以通过模仿所能做到的,它是自然界中前所未有的事情,一定是想象的产物,因而与黑猩猩制作的小木棍有了质的不同,可以算作具有创

造性的文化之物。鉴于300万年前属于人类的能人阶段,亦称早期直立人阶段,因此,可以说最早造出器物文化之物的是能人或早期直立人。

不过,若是从人工制品本身就能直接看出是具有创造性的器物文化之物,那么,最早的器物文化之物就要从木石复合工具的出现算起。木石复合工具是由石质刃具和木质手柄结合而成的工具。具体说来,就是木柄上方捆绑有打制出的锐石制成的斧头、砍刀、刨刀,或者是木棍头上镶嵌或黏合上打制出的石镞制成的长矛、长枪,用于狩猎、护卫、战斗和制造其他工具。这些复合工具均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因而无法模仿,只能出于自己的想象制作。同时,它们也是考古发现所认定的最早出现的复合工具。

经过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木石复合工具的出现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也就是大约10万年以前。其根据是,在世界多地都出土有属于这个时期的“细石器”,即细小的打制石器,其主要特征是以石髓、玛瑙、燧石等为石器原料,形状有多角锥状石核、细长石片或称石叶、斜方形、不等边三角形和新月石片等。如此细小精致的石器,若是没有木石复合工具,根本不可能造出来。这就说明,木石复合工具的出现要早于细石器的出现^⑤。而与这个时期相应的人类,属于现代人类的祖先——早期智人。不过,考古发现还证明,现代人类祖先的旁系,已在两三万年前灭绝了的尼安德特人,也曾有木石复合工具,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期或稍晚的时候,创造出来的^⑥。至此可说,人类最早的人造用具,是由30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用工具制作出的石斧和木棍之类。不过,这种用具仅从外观还不容易辨识是否属于人造。外观上能直接看出的人造用具的出现时间要晚很多,是10万年前由早期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分别创造出来的木石复合工具。

三、符号文化的起点

符号文化的起点,自然也是第一个符号文化之物的诞生之时。

符号文化有七种基本形态,即语言、技术、

文艺、宗教、哲学、科学和规则(制度、习俗、道德)。由于语言是元符号,其他六种符号文化都需要用语言来构造和表达,所以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应该就是语言。也许有人认为,简单的技术不需要使用语言,这样,300万年前还没有语言的人类用于制作木棍和石斧的技术,才应该是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的确,300万年前的人类还没有语言,不仅如此,至少100万年前的人类也没有语言。但是,300万年前所谓的打造木棍、石斧的技术,其实并不是技术。

根据笔者的研究,技术应被定义为“做成超本能之事的成套做法”。这个定义既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和整个技术史,也能将技术与技能、技巧、技艺等相似概念做出恰当地区分。并且,还能用它对技术的起源、分类、属性、功能和价值等问题给出合乎逻辑的说明,从而形成一套具有说服力的技术观。因此,它应当就是确当的技术定义^⑦。从这个技术定义出发,300万年前人类用石块打制木棍或石斧,就属于天生就会的用一物敲打另一物的本能,而不是技术。并且,如果这时还没有语言,也不可能将这种本能做法的过程用词汇概括成若干步骤的定型做法。而如果这时已有语言,那就意味着语言已先于打制工具而产生。因此,300万年前会制作木棍、石斧的人,只能是凭本能不断摸索和重复前面摸索的经验进行制作,而不是凭技术制作,而想学习制作木棍、石斧的人,也只能是凭本能模仿会制作者的动作进行的制作,而不是通过学习技术而制作。

人类最早的技术,应该是制造复合工具的技术,因为准备好打制出的锐刃石器、宜上手的木柄和截取来的细柔藤条,再用藤条设法将锐刃石器牢牢地捆绑在木柄上,就绝不是凭本能就能做到的事,而只能是通过想象发明出的成套做法。因为复合工具是在10万年前出现的,那么,制作复合工具的技术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语言的出现如果迟于这个时间点,技术就是符号文化的起点;早于这个时间点,语言就是符号文化的起点。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言指用嘴说的话,即有声语言或声音语言;广义语言除了包括狭义语言即口语之外,还包括文字语言、手

势语言、图示语言(用图符、画图、图像表达意思)之类的无声语言。在广义语言中,最早出现的是声音语言和手势语言,文字语言和图示语言的出现则比前两者晚了数万年。声音语言和手势语言中用得多的,应为简便而又容易引人注意的声音语言。此外,手势语言(不包括后来很晚才专门为聋哑人发明的手语)所能表达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含义也不够清晰,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最后变成了声音语言的辅助表达手段。由此可知,人类声音语言的起点,就是人类语言的起点,只要探明了人类的声音语言起于何时,也就知道了人类的语言起于何时。

在探索人类声音语言的起点之前,有必要先对语言及声音语言做出严格的界定。

关于语言的本质众说纷纭,出自权威辞典和语言学专家的语言定义也不统一。有的说“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⑧,有的说“语言是有生命物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的工具”^⑨,有的说“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⑩,有的说“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⑪,有的说“语言是任意的声音符号系统”^⑫。

这些语言定义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又都存在不足之处。前两个强调“交流”的语言定义的不足是,未考虑到语言也能用于个人的独立思维、自我思考和自我对话;用了“声音”一词的语言定义的缺点是不能涵括文字语言;中间两个将语言落脚于“符号系统”的语言定义,无视了动物也有语言的事实,同时存在隐性循环定义,因为此定义用到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词的含义,又都需要用“语言”来进行定义。

借鉴这些语言定义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语言应该定义为表达信息的成套符号。据此,声音语言就是表达信息的成套音响符号,文字语言就是表达信息的成套书写符号。

人类拥有表达信息的成套音响符号的时间,经过集合在诞生于当代的语言起源学之下的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专家学者的共同研究,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形成于约30万

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

这就说明,语言的诞生比技术早20万年。也正因如此,制作复合工具的技术才能被概括为包含多个步骤的成套做法。不仅如此,其他的所有符号文化之物的出现也都没有声音语言早。其中也包括同为初始性符号并经常跟语言一起连说的“文字”,它的出现只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而那些不需要用声音、文字就能构成的符号文化之物,即属于文艺的图画、图符、照片、视频等,其出现也没有声音语言早。根据考古发现,最早出现的是属于图画的岩画。确切地说,是在西班牙北部岩洞中发现的洞穴岩画,距今有4.08万年。此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画是在位于法国南部乔万特岩洞里被发现的,距今有3万多年的历史。它们虽然早于文字语言,却还是晚于声音语言。

当代的语言起源学之所以能确定人类声音语言的出现时间,依靠两个前提:一是发现了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质差;二是找到了可确认人类语言出现时间的方法和证据。

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虽然同属语言,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质差。

在语言的元音方面,元音是语音的基础。元音共有5个,即a、e、i、o、u,其中的i、a、u3个元音,又是基础的基础。人类如果发不出这3个元音,其能发出的清晰语音也就十分有限,没有足够的清晰语音作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也就谈不上语言能力,哪怕是原始语的能力。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没有这三个关键元音^⑬,所以动物能发出的清晰语音非常少,只有微弱或低级的语言能力。

在语言的音节方面,人类语言有音节,即由单个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组合发音的最小语音单位(单个元音音素也可自成音节),并且数量趋于无穷,而动物语言没有组合性的音节,只有由动物拥有的两个元音即e、o的单一性音节^⑭。也就是说,“动物的鸣叫或体势,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连续体(continuum)”^{[2]15},这个情况决定了,人类语言是一个声音符号不断增加的开放的符号系统,而动物语言则是一个声音符号数量少且不变的封闭的符号系统。

在语言的语法方面,人类语言有语法,即将

不同意思的词组合成句子的规则或方式,动物语言则没有^⑤。据研究,“科学家想尽办法,也没有观察到动物把连续体中任何可分离的单位结成新的组合。相反,语言学家即使对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也能够按一定步骤分离出它的音位和词,并概括出它们的组合规则”^{[2]15}。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动物使用声音信号时,是以刺激为前提条件,属于本能反应。科学家曾经精心训练一只黑猩猩,看它是否能够摆脱直接的刺激与人对话。但结果是仍然需要使用照片、玩具、食物来进行刺激才能引发相应的声音信号。相反,人类语言不受对象是否在场的限制,不是以刺激为前提的本能反应,而是理性的主动表达^⑥。这也说明,动物的语言只在当下,没有时间性;人类语言则具有时间性,可以指称过去、现在和未来。

总之,人类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系统,是一套信号无穷多并有表达规则的复杂且精致的系统;动物语言则是声音符号数量有限、不变并且没有语句和语句规则的极其简单粗陋的符号系统。正如语言学家邢福义所说:“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二者之间,不是‘有和无’的关系,而是简单和精密的关系。”^[3]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动物语言为什么远逊于人类语言?

发声需要有物质装备。动物学家们经研究给出的解释是,动物不可能具有高级的人类语言,是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一是动物的发音器官与人类的不同。“人类的声门部位较低,会厌和软腭之间相距有几十毫米。所以,人的口腔和咽就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气腔,两者配合起来便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4]24}而最接近于人类的现存猿类动物“黑猩猩的喉部是直接突入口腔的,它只有一个气腔,因此,不可能发出人类语言的声音”^{[4]24}。二是猿类动物的大脑构造与人类的不同。“猿类的大脑相对于人类的大脑要低级得多,人类的言语与发达的大脑内部结构及复杂的大脑皮层密切相关,猿类的脑重量大大低于人类的,它们大脑皮层的沟回也相当简单。”^{[4]24}

由于这两个关键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即人类声门的低度是与人类大脑的发达

度成正比的关系,而发音器又是语言最直接的物质装备,所以只要能确定人类发音器官形成的时间,也就能确定人类语言形成的时间。

尽管发音器官中的“喉本身是软组织,形不成化石,头骨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人类颅底的形状和喉的位置密切相关:成年人颅底弯曲,喉位置低;新生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颅底平,喉位置高”^[5]。据此,通过研究古人类颅底的形状,就可以推断其喉的位置,从而可以确定人类语言发音器官大致形成于30万年前左右的早期智人时期,能由此发音器官发出的不同于动物语言的人类语言,自然也是形成于这个时期。

人类是从人科的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南方古猿的祖先是类人猿中的森林古猿,森林古猿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一样,只有动物的简单语言。这意味着,人类的发音器官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逐渐进化而来的。与之相应,人类语言的形成应该也有逐渐进化的过程。这就又引出一个问题:语言究竟是自然而然地进化出来的,还是被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如果答案是前者,即语言随着发音器官的进化而来,那我们就不能说语言是文化之物。

不容否认,人类的发音器官和人类的大脑一样都有进化的过程,人类语言也的确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即呼叫阶段、半语言阶段和成熟阶段。

呼叫阶段属于语言的萌芽期,其显著特点是从与动物相同的不分音节的呼叫发展出几个元音和分节语,并在使用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不分节语言则越来越少。同时,专门指称特定对象的词开始出现,尽管数量极其有限。这个阶段的语言主体是南方古猿。半语言阶段是语言的成长期,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分节词汇的大量增多,开始出现某些少量极其简单的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当然,其中也掺杂有不分音节的呼叫。这个阶段的语言主体是直立人。成熟阶段是人类语言的形成期,其主要特征为:分节清晰的概念语言已占据绝对的优势,语法出现,人类之间可以按照不同的语法关系相互交谈。含糊不清的呼叫和其他的辅助手段已局限在一

定的场合和最低限度之内。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时代^⑥。

人类语言必须以一定的发音器官为物质基础,并且随着不同于猿类的发音器官的形成而形成。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语言不属于人类的创造物。可是,用不同的分音节声音表达不同的词,而且繁多的种类(既有实词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又有虚词类的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和庞大的数量(难以计数),只能是出自人的有意识的发明或规定;而语法这种关于用词组句的规则,更是不经过缜密思维的人为规定就不会出现。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印度发现的没在人类语言环境中成长的两个狼孩,尽管已经到了早就该会说话的年龄,却仍然不会说任何人类语言,只会如狼一样嚎叫。

由此可知,语言和其他所有的人类创造物一样,是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会拥有和使用的文化之物。而人类语言和人类发音器官的关系是这样的:一方面,人类发声讲话必须依赖自己的发音器官;另一方面,人类逐渐创造出的分音节语言、大量词汇和成套语法,也反过来推动了自身发音器官的进化。

四、组织文化的起点

在组织文化中,最早被人类创造出来的组织是社会。国家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政府、军队、医院、学校、作坊、企业、社团等社会中的组织,是在有了社会之后才陆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组织都是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的,都以社会为先决条件。

社会作为最早的组织文化之物,它出现的时间就是组织文化的起点。人类这种群居性活动者,在社会之前的状态是原始群,原始群是和动物群体没有实质差异的自然群。具体说来,人类的原始群和黑猩猩群最为相似,总是维持在三四十个个体成员,也是当内部成员发展到五六十个的上限时就会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群。后来取代原始群的是氏族,所以氏族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根据考古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氏族社会大约始于十余万年前到六七万

年前这一段时间^⑦,而这也就是组织文化的起点时间。

氏族由原始群中的人用一系列自己发明的制度改造原始群而来,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是外婚制。这个过程简单说来,就是将两个原始群用外婚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即氏族。氏族形成后,它包含的两个原始群就可谓两个“半族”。在半族内部禁止成员媾和,只准许与另一个结对半族的成员相互通婚。于是,两个原先各自分立的原始群,就成为了必须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成对半族,也就是所谓的“两合氏族”或“胞族”。

为了防止氏族成员为图方便在族内媾和,破坏外婚制,创建氏族的人为之配套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即将违规者逐出氏族(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离开群体就无法存活)或直接杀死之类。为了使两个结对半族的结合更加紧密和牢靠,氏族的创建者还发明了虚拟的经济合作制,就是将其所知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包括地上的植物动物、山川河流和天上的日月星辰)都一分为二。每个半族各得一半,分别在自己分得的一半中进行生产,然后互通有无,即自己没有而对方有的产品,只能用自己有而对方没有的产品交换获得。为了适应氏族繁衍,后代辈出,成员不断增多的情况,氏族的创建者还发明了亲属类别制,一方面可用于将每一代的后人也编制成可以相互通婚的成对半族,另一方面可据此识别各个氏族之间的亲属世代关系。

有了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后,同为群体的氏族与原始群相比,在性状上就出现了诸多质的不同。

首先是在群体规模上的不同。原始群是单一的群体,其成员的数量永远不变,总是保持在三四十人。氏族则一出现就是两个原始群的结合,这就使其在成员数上高出了原始群一倍。并且,由于半族成员的后代也会在氏族内两两结合地形成子氏族,因而随着世代的递增和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氏族社会的规模还会不断扩大,这就是由一个两合氏族发展成拥有两个或多个两合氏族的部落,再由一个部落发展为两个或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其次是在群体结构上的不同。原始群是群

下直接包含个体成员的“群—个体”这样的二级结构,而最初的氏族,至少是“大群(两合氏族或胞族)—小群(半族或氏族)—个体”这样的三级结构。当其发展到部落再发展到部落联盟时,则是“部落联盟—部落—氏族—半族—个体成员”这样的五级结构。

最后是在群体的表征上的不同。由于氏族是两个原始群的结合,在族群间的交往中,为方便相互称谓和相互辨识,为两个半族(氏族)起不同的名号、立不同的标识十分必要。于是,半族就有了“氏”或“姓”之谓,就有了图腾之标,而其他群体,包括动物群和属于动物性群体的原始群,则既无名号,也无标识。“氏”是父系半族亦即从夫居半族的称号,故这样的半族曰“氏族”;“姓”是母系氏族亦即从妻居半族的称号,故这样的半族曰“姓族”。根据人类学的最新研究,半族的确是在同时期内既有父系的,也有母系的,而非先有母系的,后有父系的,如澳洲大陆部落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⑨。至于为什么从有文字的历史叙述以来,只见用“氏族”称半族而不见用“姓族”称半族,首先是出于简化称谓和统一称谓的考虑,其次是因为有文字的时期基本上都是父系社会或男权社会。

正是因为氏族是用制度建构的人为群体,并在群体的形态和性质方面均发生了完全不同于原始群的变化,所以氏族就是人类的第一个组织,氏族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开端,亦即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氏族社会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形态,有数万年之久,它起于氏族,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的三个历史阶段,终于数千年前国家的出现。

结 语

文化的起点,就是最早的文化之物出现的时间。已有的十类文化定义蕴含了三种潜在的文化起点观,通过对这些观点的批判,笔者推断出文化起源于人的创造,人的第一个创造物的出现时间,就是文化的开端或起点。文化之物共有三大类别:从器物文化方面说,其起点文化之物是用自制工具制作的工具,即用打制的石斧、石刀、骨刀之类工具制作出来的石斧、石刀、

木棍、木矛、骨刀之类,其中创造性明显可见的器物是木石复合工具;从符号文化方面说,其起点文化之物是用声音符号组合成的声音语言;从组织文化方面说,其起点文化之物是氏族社会即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三类起点文化之物在出现的时间上,器物文化之物的起点最早,是在300万年前的能人时期;符号文化之物的起点居中,是在30万年前左右的早期智人时期;组织文化之物的起点最晚,是在7万年前的晚期智人时期。

综上,器物文化在300万年前的起点,也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起点。同时可知,在人与文化的出现时间上,确实是人在文化之前,文化在人之后。只不过这里的“人”,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而是指生物学意义上从能人亦即早期直立人开始,经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广义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化之物亦即最早的器物,就是由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就是由早期智人创造的,最早的组织文化之物就是由晚期智人创造的。但如果我们将人仅限于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类,就是文化先于人出现,人出现在文化之后。确切地说,就是器物文化和符号文化都出现在人之前,只有组织文化出现在人之后。

注释

①关于文化起源,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文化起源于性压抑;文化起源于对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文化起源于应对生殖压力的强化生产对策;文化起源于人用后天的创造弥补人的未特定化所带来的先天不足;文化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文化起源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活动;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的人化;等等。参见马文·哈里斯著、黄晴译:《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衣俊卿:《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②韩东屏:《文化究竟是什么》,《山西师大学报》2021年第6期。③虽然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石器在距今260万年前,但不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旧石器时代很可能在300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已开始”。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④⑩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第390页。⑤陈明远、金岷彬:《人类的第一个时代是木—石器时代——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一》,《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⑥布赖恩·费根

著、方辉等译:《地球人:世界史前史导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⑦韩东屏:《试给一个恰当的技术定义》,《科学与社会》2022年第1期。⑧百度百科“语言”词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72744?fr=ge_ala。⑨黄迎波:《人言视域下的动物语言探究》,《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⑩⑪许国璋:《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⑫欧阳俊林主编:《新课程英语怎么教》,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⑬袁眉:《语言起源研究综述》,《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⑭⑮⑯吴桂藩:《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⑰⑱张岩:《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第70页。

参考文献

- [1] 特里格. 论文化的起源、传播与迁移[J]. 陈淳, 译. 文物季刊, 1994(1): 81.
- [2] 许国璋. 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6(2): 15-22.
- [3] 于根元, 等. 语言哲学对话[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 139.
- [4] 裴文. 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现代研究[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1): 21-25.
- [5] 袁眉. 语言起源研究综述[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97.
- [6] 张岩. 文明起源: 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31.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e

Han Dongping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e, only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 of culture. However, from the existing ten types of cultural definitions, three potential views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e can be derived, namely, culture is born at the same time as human beings, culture is born at the same time as organisms, and culture is born after human beings. The first two views are obviously wrong, and the last view can basically be affirmed, but it also fails to give the specific time when culture began. As culture is the fruit of human creativity, the time when the first creation of human beings emerged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human creations, and they emerged in different times. However, all cultural objec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material culture, symbolic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rough separate investigat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material cultural objects was wooden sticks and stone axes made by standing humans with tools 3 million years ag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symbolic cultural objects was sound language invented by early sapiens 300,000 years ag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objects was the tribal society created by Late Sapiens using institutions 100-70 thousand years ago.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terial culture 3 million years ago i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of human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origin; cultural starting point; material culture; symbolic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晓 东]